

禮

說

禮說四

禘嘗之一

定海黃以周

宿賓速賓

禮經戒賓之後有宿賓又別其文曰速賓後人多以宿速音近謂宿賓卽速賓也以周竊以爲不然攷經文諸言宿者竝在期冉如士冠宿賓宿贊特性宿尸宿賓文別厥明夕爲期之上諸言速者皆在卽日如鄉飲鄉射主人速賓文次奠定之後經甚明顯胡可扞也說文云宿止也从宀偃聲偃古文夨夨早敬也从夨持事雖夕不休古文化偃宿夨音義竝近望其來之早也故冠禮

主人宿賓賓對曰敢不夙興說文又云速疾也从辵東  
聲古文作警警者詔之速也速者行之速也宿之來在  
後日故謂之宿速之來在卽日故謂之速此宿速用字  
之別也而宿又取義於後日之早來其字又通夙速則  
取義於所詔之急速其字又作警此又宿夙速警各自  
爲義之別也宿禮重速禮略冠非實不行祭非尸不成  
故重其禮旣戒而又宿之飲射禮較輕故戒而不宿至  
其日速之而已公會禮又輕先期戒之不宿并不速故  
記曰不宿戒戒不速此宿速不同之明文也鄭注云此  
所以不宿戒者謂再期三日之戒申戒爲宿此釋宿戒

之義與鄉飲記注再戒爲宿戒同意又云謂再期一日此申明宿戒之日不同再期三日之戒也凡宿在戒後宿自有申戒義故鄉飲不宿實記謂之不宿戒賈疏公會記分宿戒爲二引大射再期三日戒少牢再期一日宿以證之非鄭義也少牢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吉則乃遂宿尸旦明行事雖別筮後之宿謂之宿戒而宿戒尸爲筮尸之在朝宿尸爲行事之在旦明宿皆再一日其義皆取明日之早來而與卽日之速迥有不同宿則不速速則不宿宿速之不同公會記明分之二字之相提實始亏漢之今文家鄭注特性云宿讀爲

肅肅進也古文宿皆作𠄎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  
作宿據鄭此注作𠄎者古文則作速者今文也諸經宿  
戒字無作𠄎鄭故不從古文而速宿二字有別鄭故又  
不從今文其他宿者乃鄭合周禮以定之也說文言鄭  
諫下云舖旋促也注家莫通其義以周謂諫卽速古文  
督之省舖者日加申時會古人多用爲朝脯字旋促卽  
鄭注申戒爲宿之義此用今文家說速爲再祭夕之宿  
賓也古文家宿字通夙夙爲夕朏之義今文家宿字用  
速速亦爲舖促之義鄭注宿視滌濯亦謂再祭日之夕  
埽除濯漑蓋士大夫筮宿同日

大夫筮宿同日少半經  
文甚明土冠特牲筮賓

尸之後卽云乃宿旣宿乃言  
厥明夕是筮宿亦同日也  
其宿在日之夕舖時也然  
以經文言之宿在舟期速在卽日義不可提斯則許書  
之不及鄭注者矣

三辭三讓

記有以三揖三讓聯文者三揖以門庭言三讓以階言  
也亦有以三辭三讓聯文者三讓以主人言三辭以賓  
言也而禮經或單言讓或并言三讓者凡外階主人必  
三讓單言讓者皆二讓也不言三者讓必二可知也然  
三讓必三辭而禮有不三辭而卽升者故單言讓以見  
讓已成三不并言三讓以見辭不成三也然則經言三

讓者賓必三辭也其辭不成三故經單言讓以明之讓者三讓成三辭不成也三讓者賓之三辭亦成也聘禮歸饗餼至於階讓鄭注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外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外亦道實之義也使者尊句主人三讓則許外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外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案此鄭明讓與三讓之義例也時賓為主人三讓以賓言鄭注謂使者三讓誤其說三讓之例自正對文辭與讓異檄文辭亦讓也三讓者賓主人各三讓也辭不三例不尋俛三讓故鄭注云然聘禮大夫致饗餼先外是辭不成三也如大

夫亦三辭而後升則聘賓爲主人必四讓矣禮以三而止無四讓之禮故鄭從今文讓不言三賓問卿節至於階讓注亦不從古文此皆用今文家之義例也古文本意經祇言讓義不賅辭凡升階例皆三讓主人讓已成三卽曰三讓不論賓之辭成三不成三以通例士冠士昏鄉飲鄉射聘及公會之諸言三讓義關三辭自以今文爲密故鄭從之孫敬臣訂喪氏條例之誤并駁鄭注爰作此以明之

解屨納屨

天子芻有三等赤芻以配冕白芻以配弁黑芻以配冠



此與鄭與說詳禮故諸侯蓋同大夫以下則用屨夏用葛冬用皮

士冠禮曰元端黑屨青絢纁純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

絢纁純緇弁纁屨黑絢纁純純皆博寸鄭注云屨順裳

色此語未可泥絢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纁

縫中紉純緣此屨之制也解屨有二泐敵者相見脫屨

於室戶外曲禮曰戶外有二屨是也文在上堂之後卑是戶爲室戶

者於其長脫屨於堂下階側之隱處曲禮曰侍坐於長

者屨不上於堂是也凡解屨屨頭向外示不久留也不

敢當階爲妨後升也納屨亦有二泐長者不送跪於階

側隱處舉而納之曲禮曰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注云

謂獨退屏亦不當階是也長者送則跪階下遷而納之  
曲禮曰鄉長者而履跪而遷履俯而納履注云謂長者  
送之不尋屏遷之而已是也遷或為還明解履時首外  
向今欲向長者履故還其首也俯而納者坐而納也坐  
亦跪也故跪舉履玉藻謂之坐取履坐其左斯可納右  
坐其右斯可納左玉藻云隱辟而後履坐左納右坐右  
納左是也隱辟謂辟於堂下隱處卽屏於側之義也鄭  
藻注訓隱辟爲俛  
透巡似非經意鄭知就履爲獨退者逆揆下文鄉長  
者句知之也曰鄉長者而履則長者送明矣此節上下  
文反對見義就履不言鄉長者見長者不送跪而舉之

見向外而履不必還屏於側見隱辟而履不敢當階若  
長者送跪而還履明還履頭內鄉與跪而舉之異俯而

納履明即當階向長者而履與屏於側異依鄭注還履對屏側亦通

自朱子以注長者送為非謂獨退降階猶鄉長者不敢

背此過於求渙反失經義元明諸儒從朱子說遂以鄉

長者而履連上為義江慎修知其說之難通又謂跪而

舉之屏於側是未上堂時事近之學者又宗其說殊不

知就履跪而舉之屏於側就猶著也鄭注著履宜屏於堂

下階側之隱處與襲衣之在隱處同義故孟漢謂之隱

辟如朱子說與屏側之義不相貫如江氏說於就履二

字又無著落於此可悟鄭注之精未可輕易

跣徒跣

脫履謂之跣并去其偏而露足謂之徒跣徒跣者空其所以爲跣也則跣猶有偏束之衣矣記內則篇櫛緹笄總拂髦記理髮之次偏履著綦記衣足之次鄭注偏行膝綦履繫也偏而后履履而后著綦故解履而偏自在偏卽詩之邪幅鄭箋邪幅今之行膝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鄭別膝以言足則偏自足跗邪裹及膝非祇束其踝以上也踝以上謂之膝如偏祇衣膝鄭亦何必別言足鄭云自足至膝者正以偏自足始也故履必

先偏如偏在踝以上則履而后偏亦可矣說文跣足親地祇就脫履爲文孟子言土親膚亦薄乎云爾非以膚委地也則跣非露足明矣凡跣施諸坐古人坐法先反踣而跪又屈其股坐於踣上履不僂於坐脫而跣所以安之也故鄉飲燕禮司正請安賓賓皆脫履而坐若祭祀主嚴不主安禮不脫履故少儀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九字作一句讀士虞記曰尸坐不脫履注云事神不敢燕是也春秋之世偏之制廢而代以鞮說文鞮足衣也其字从韋蓋以皮爲之後又用布遂有襪字左氏哀廿又季傳夏五月庚辰衛侯與諸大夫飲於藉圃褚師聲子

屨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  
是屨內無偏而屨卽以代偏之證也古燕歛脫屨以安  
坐未嘗衣偏并衣其偏則爲重器之徒跣藉圓之燕欲  
脫屨者以時在夏五月天氣暖祇求安適而不自覺同  
於跣跣此出公之所以亾也如據此以爲春秋之典必  
褫屨乃爲跣豈冬月之燕亦曾露脛而歛乎跣與脫屨  
自分兩事誓悼公跣而出趙盾跣而下不著屨而已非  
露脛而行也魏晉以後競尙清談禮制廢湮始而以脫  
屨之跣爲敬故宋志皇帝至南郊有脫舅外壇入廟有  
脫舅外殿之文旣而跣與徒跣不分故梁天監中尙書

有清廟崇嚴行應跣之議殊不知燕禮之跣主安器  
禮之徒跣主哀皆非崇嚴之道不可以施於祭祀至燕  
飲而太讖爲器家亾人之故事尤不足爲訓衛侯行此  
而出奔梁臣行此而敗亂可爲殷鑒也夏彊甫以跣爲  
赤足既與徒跣不分又謂讖制初興不過短至足跣以  
徵其赤足之說復與太讖誤合如其說衛侯梁臣之亂  
典直有合於古禮豈不謬哉

趨采齊行肆夏

釋宮曰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出門外謂  
之趨中庭謂之吞曲禮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接武之

謂行堂上之地較室為廣可舉足半闕之於文行並行  
于象接武也布武謂之步堂下之地益廣可舉足徐行  
之迹不相躡於文步上从止下从少象布武也趨則行  
而張足又疾於步奄則更加疾矣故玉藻曰凡君召以  
三節二節以奄一節以趨玉藻記君子佩玉之節曰趨  
以采齊行以肆夏其語本周官樂師采齊一佾采齊或  
佾采茨齊齊古今文齊茨通用字肆夏為九夏之一采  
齊其卽齊夏與九夏之王夏為天子樂肆夏為諸侯樂  
非士大夫所專用故郊特牲讓趙文子始奏肆夏春秋  
傳嘉穆叔不拜肆夏之三樂師掌王之樂儀奏肆夏采



齊宜矣而玉藻記君子之威儀亦舉此爲言或者士大夫入仕王國禮視諸侯專用肆夏采齊卽侯國大夫之趨行雖不必有此樂儀而步之疾徐要無不合兩詩之節奏也雖然猶有疑周官晚出字多錯異記玉藻者襲用經語往往沿其文未之演攷今以禮節敷之堂上之行當以采齊門外之趨當以肆夏釋宮門外趨中庭忬忬疾於趨爲庭遽於門也則所趨之門謂路寢門非大門也鄭注玉藻云路門外至應門謂之趨又注樂師云趨謂於朝廷其說最確孔子莢居曰入門而金佗國語曰金奏肆夏郊特性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大門以內

直至路門卽釋宮門外謂之趨之地也其所奏者肆夏則趨以肆夏甚明大射儀曰賓及庭奏肆夏養禮記曰公迎之亏大門內以樂納賓及庭奏肆夏中庭之步已奏肆夏則趨以肆夏益明大戴保傳篇曰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又曰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抑之退則揚之云云卽玉藻文之所本而采齊屬行肆夏屬趨賈子新書荀悅考漢紀於同可訂周官之字譌而小戴化記時反據周官譌字以改大戴記文數千季來皆爲顛預惟盧辨注云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周禮文誤殊爲特見而孔

翼軒補注反駁盧注謬矣釋宮室中時堂上行堂下步  
門外趨中庭歪皆順言之門先中庭謂路復門路復門  
外有中庭孔翼軒誤以門外之趨為大門外引郊特性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傳會周官如其說賓入大門奏肆  
夏則大門外亦奏采齊樂與大門外有樂杜撰典故不  
特於釋宮文未順也

授几

曲禮記進几杖之恣曰拂之少儀記執几杖之恣曰皆  
尙左手拂几之禮具載禮經執几之尙左手經無明文  
注疏家因之不詳後之說者乃謂授者兩手並執一廉

受者復執一廉於是尙左手之儀遂不可見攷諸禮經  
其几之俛也有人君來東箱人臣來東壁之分觀禮記  
曰几俛亏東箱聘禮公側受几亏序端鄭注亦曰几自  
東箱來有司徹爲大夫禮其文曰主人降受宰几敖氏  
曰几自東壁來故須降受是其垂也其几之執也有人  
君攝中大夫執兩端士執校之別聘禮曰宰夫內拂几  
奉兩端以進公中攝之中攝之者以兩手直攝几中也  
賈疏公中執公尊尊攝几中大夫例執兩端有司徹曰  
几以一手誤鄭注云受亏手閒謙也明大夫執  
尸進二手受亏手閒鄭注云受亏手閒謙也明大夫執  
兩端擬尸中攝之而尸卽受亏手閒不敢中攝以疑君

也俗解以受手  
聞爲中攝誤

士屬禮曰主人拂几授校校几足授以

校者執其足也是又不敢執兩端以疑大夫

敖氏以授  
校爲執廉

誤張氏以授校爲  
賓主不敵亦誤

此其愛也其几之拂也又有內拂外

拂推拂之異內拂几者左手執外廉右袂內拂外拂几

者就宰執而拂其外廉此惟人君爲然大夫以下左手

執外廉以右袂推拂其內外廉而已

敖氏以推拂  
爲外拂誤

聘禮

曰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

振袂此人君禮也有司徹曰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

几外主人鹵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兩手

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再其始以兩手橫執而外繼以左

手縮執而拂終以兩手橫執而進大夫以下之通禮也  
內外拂几之名出於內外廉內外廉之名由於几有舛  
後端几有舛後端猶席有上下也几分內外廉猶席分  
舛後也凡人几設弓左右廉近身為內左廉為外此定  
名也橫執則几首在左以左手執左廉之舛端右手執  
右廉之後端右廉為內故右袂拂几謂之內拂縮執則  
几首近身以左手執右廉之舛端右手執左廉之後端  
左廉為外故右手所執之廉謂之外廉見有司徹篇再橫之  
以進再縮之以設儀又反是以為文而執几皆以左右  
手夾持故國策亦謂之抱几其左手常執舛端右手常

退在後故少儀謂之尙左手其執也橫几其拂也縮几其將授也又橫几其既受也亦橫几而設之於位也又縮几一橫一縮迭相爲儀爲兩手分執兩廉轉還甚便也如謂授者受者各執一廉俟橫條縮煩曲太甚難免隕越非特無以解尙左之文矣若夫几之拜送祇壹拜荅者亦壹拜凡壹拜者經例止曰拜而已而聘禮特箸公壹拜送爲賓荅再拜稽首立文賈疏因此謂昏禮等之不言壹者當爲再拜送其說未覈覲禮曰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不言再至僎使節乃曰侯氏再拜送幣則拜送几與荅拜明皆壹拜也覲禮送几尙壹拜而

謂禮之輕者須再拜送乎此又疏家之誤者

秬鬯鬱鬯

秬黑黍秬一稔二米黑黍容有一米者而釀鬯之秬必用其二米鬯鬱鬯金香其形若蘭爲百草之英釀秬黍爲酒曰秬鬯亦作鬯鬯築鬱金煮而和之曰鬱鬯亦作鬱鬯鬯是酒名以一秬二米化之用嘉種也曰以榘杵以梧示香潔也鬯之言暢也芬芳之氣條暢於上下也於文从口匕口器也匕所以扱之也中必象米卽秬黍也故秬黍釀酒可單稱之曰鬯而鬱鬯併鬱不專稱鬯此鬱人鬯人之所以分職也鬱本香草之名取其築



賚之義字又化鬱从臼缶臼又手也又手於缶以築之也从口鬱彡口以覆鬱彡其飾也鬱金千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賚之停於祭舟是謂築鬱鬱人以鬱酒入鬱人鬱人鼻之築鬱金草賚之以和鬱酒是謂鬱合鬱亦謂和鬱鬱天子盲神用柎鬱裸尸用鬱鬱故鬱人掌裸事肆師亦云及裸築鷩郊特性曰灌用鬱鬱裸之言灌也君酌鬱鬱以獻尸尸灌地以降神祀天不設尸故不行裸大宗伯言祀大神涖盂鬱衰記言柎鬱以事上帝皆謂祭酒非灌酒也享以柎裸以鬱也自詩毛傳云柎黑黍鬱香草築賚合而鬱之曰鬱則柎鬱鬱不分二

物而古禮遂晦鄭眾注肆師云鬯香草築香草蕢以爲  
鬯馬融盧植解郊特牲云鬱合鬯取草芬芳香者與秬  
黍鬱合釀之爲鬯許慎說文鬯字下云以鬯釀鬱草先  
鄭馬許諸說茫沿毛傳之誤不可信也惟後鄭注力矯  
先師之失乃云鬱鬱金香草築蕢以和鬯酒鬯釀秬爲  
酒此既合周禮鬯人鬱人分職之旨且尋郊特牲鬱合  
鬯之義矣鬱人掌和鬱鬯則鬯人之鬯爲未和鬱之秬  
酒甚明不尋如先鄭之解郊特牲鬱合鬯與下蕭合黍  
稷皆是二物相合不尋如馬盧之說

大歛禮

鄭君大行人注云饗設盛禮以飲賓彤弓箋云大飲賓  
曰饗大飲者用饗禮也其時在十月其禮行之於學校  
以饗者老較平時燕飲爲大故謂之大飲大飲者非燕  
禮也亦非鄉飲禮也鄭注月令孟冬月大飲烝云十月  
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佻謂  
之大飲別之於燕依詩  
疎校其禮亾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  
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爲俎也攷四代養老有燕  
饗會之別而孟冬大飲弓學以正齒佻則用饗禮故謂  
之大飲烝謂般烝周語定王饗晉隨會般烝注云般烝  
升體解節折之俎是也注云別之於燕者明饗禮大於

莢也云其禮亾者謂禮經無饗禮也詩七月云十月滌  
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毛傳云饗者鄉人以  
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鄭箋云十月民事畢國  
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正齒佻月令注亦引此詩云是

幽據詩  
疏補

頌大飲之詩是則大飲之用饗禮由來古矣漢

初饗禮已佚大飲禮亦亾東漢明帝修復其禮時議禮  
諸臣雖天子代以莢禮郡國代以鄉飲仍名其禮為饗  
故光武建立三朝未及飲酒弓學謂之未及臨饗

明帝  
紀

順帝行禮辟雍謂之臨幸饗射

順帝  
紀

說文廡字下亦有

天子饗飲辟廡之文明帝紀云永平二季十月幸辟廡

初行養老禮卽當時所謂臨饗是也中元元季初建三

雍詔曰令月元日

東觀紀  
作十月

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又

夏侯王設饗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齋而醕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

燕禮記若  
舞則勺

多仿燕禮言

之故鄭注有天子以燕禮代之之說

說詳史  
說三

顧漢雖以

燕代饗而實兼用會禮故詔及續禮儀志復有執醬而

饋執齋而醕之語燕飲而兼有會者惟饗禮有然也春

人饗會其會米饌人饗會其簋簠之實簋以實稻梁簠

以實黍稷定王饗隨會亦云修其簋簠則漢飲酒於學

燕會兼采尙合古之饗禮故當時猶襲饗名也東漢之

季天子養老更禮又廢

壘帝卒學不行嘗飲

學者習聞郡國行鄉

飲酒之說於是以前酒斯饗為鄉飲禮說文亦誤以饗為會意字解為鄉人飲酒王肅申毛難鄭蓋亦用斯說晉武帝為王肅之甥所行典禮悉從王肅故晉書禮志武帝太始六年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云然天子十月大飲弓學用饗禮詩禮有明文漢世代以燕禮猶近於饗晉世直用士大夫之鄉飲替矣近人以史志無辟雍用燕明文遂據晉志以難鄭注或又謂許書宗毛遂據說文以改毛傳故作此辨之

叔飲禮

古人燕飲之禮皆卜晝不卜夜。夜飲云者，繼晝之辭。非若後世特設筵於夜分也。凡飲酒禮朝而會夕，而敝盡一日之歡而止。魯頌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鼓咽咽，醉言歸，謂夙敬而入暨夜而歸，非夜飲也。經燕禮篇爲諸侯燕其臣下之禮，小臣戒與者謂留羣臣於早朝也。射人告具時已及晝，至無算數，無算樂已及暮矣。故篇末云：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鹵階，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爲大燭於門外。注云：以俟賓客出亦謂宵則賓出不夜飲也。大射禮同而湛露詩有夜飲之文，序以爲天子燕諸侯，左傳謂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

是賦湛露

文四  
季

天子燕禮雖亾似可以禮經諸侯禮推

之而毛傳則段宗子燕私事爲言者以禮經燕禮爲畫  
飲非夜飲夜飲禮之存者時惟宗子燕私有可攷故段  
以爲例鄭箋云天子燕諸侯禮亾此段宗子與族人燕  
爲說可謂渙尋毛公意柔稱謂燕私之禮不必夜飲夜  
飲之禮天子祇及同姓不及異姓宗子亦祇及丈夫不  
及婦人何以言之頰弁刺幽王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  
族詩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此夜飲之詩其人爲兄弟  
其禮爲親親是不及異姓之明證也據左傳及詩序天  
子燕諸侯賦湛露似兼同異姓何也首章曰厭厭夜飲



不醉無歸此天子留異姓臣之語異姓臣禮不辱板飲  
至板告歸天子留之曰不醉胡歸示可與板飲也而異  
姓臣卒辭而歸天子不終留鄭箋所謂庶姓其讓之則  
止也箋又引燕禮執燭門庭之文而曰飲酒至板仍主  
日飲為義與燕禮注俟賓出同意明板飲之禮未成也  
說者多據此二章曰厭厭板飲在宗載考宗謂同姓之

當夜飲禮非鄭同宗則成板飲禮亦以明異姓

否也二章曰在彼杞棘杞棘為異類喻庶姓亦箋曰莫

不令德明異姓臣不終醉也四章曰其桐其椅桐椅同

類而異名喻同姓箋以為喻曰莫不令儀明同姓雖醉

二王後非

不至失儀也

箋云不至於醉徒善威儀徒字未安

天子薨諸侯與奠其臣

同故諸侯朝正天子爲之賦湛露此傳序之義也至祭畢奠私之禮具見楚茨篇詩曰鼓鍾送尸神保聿歸明祭畢也曰諸父兄弟備言奠私明不及異姓賓也鄭箋祭祀畢歸賓客俎同姓則畱與之奠此蓋以特牲禮推之特牲尸出後徹庶羞設於鹵序下注云爲將奠飲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奠於堂內賓之庶羞主婦以奠飲於房此說本於伏生書傳其奠兼及婦人顧特牲士禮其奠私爲曰飲故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明非板飲也板飲之禮惟卿大夫有之

卿大夫祭後有饋尸禮亦於祭日爲之其儀節較士爲  
蘇終日不足而蕤私於板然婦人無板飲之禮與士禮  
蕤私在日自有不同故魯語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經  
不盡飫則退仲尼以爲男女有別韋注云卿大夫日賓  
尸與祭同日此云經  
者通言之也蕤私不盡飫禮而退遠  
嫌也案飫爲醜之俗字說文醜蕤私也諸侯以上於祭  
之明日釋其蕤私亦不在板而禮自兼及婦人故楚茨  
詩於送尸後不言板飲而常棣箋有王與族人蕤宗婦  
內宗之屬從后於房中之文然則蕤私之在板者惟卿  
大夫有然故毛傳專屬之宗子宗子者卿大夫之稱也  
天子諸侯例不稱宗板詩宗  
子維城謂王之適子當從箋伏生書傳述宗子蕤私事

全同毛傳其文當出於逸禮而伏傳云族人皆侍終日欲廣明燕私之禮爲日飲毛傳以明詩板飲禮故不言終日此其立意之別也而燕私之有板飲有日飲禮卽存於二傳中然毛傳段此禮以明湛露亦以見詩之板飲爲繼日之辭非板特開其筵也記小儀曰凡飲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佯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注云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爲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不讓不辭不歌以燭繼晝禮殺鄭以板飲爲繼晝與毛意同而君之板飲使宰夫爲主人於辭讓歌諸禮皆從殺則板飲之有異燕禮亦可知矣陳碩甫輩

謂板飲及異姓義與鄭背以燕禮饗板飲亦昧毛公所  
以段宗子言之之意

饋會之適

周官適人饋會之適其實棗棗桃乾稊榛實賈公彥云  
亨飢時后先薦饋會之適於八適少三者棗桃梅皆有  
乾溼也知必有八者儀禮特牲少牢士二適二豆大夫  
四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醢人饋會之豆有八此  
朝事加適亦八故以義參之爲八也案記曰鼎俎奇而  
適豆偶適未有用又者周官當有誤文賈疏以饋會八  
豆及特牲少牢諸禮推之謂饋會之適有八恐未必然

記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天子  
子籩數無二十六之文又禮經有籩必有豆而有豆不  
必有籩則籩之數不必如豆數矣禮濡物實亏豆乾物  
實亏籩鄭注鄉射記云籩宜乾物則籩不尋實棗桃梅  
之溼者如謂溼卽鮮果設無其鮮又將何用也古人庶  
羞之果物孰用其鮮燕其鮮用其乾未有鮮乾並用者  
饋會之籩蓋四其實棗栗稬榛不用桃內則棗栗榛柿  
瓜桃李梅杏楂梨鄭注謂人君孰會之庶羞非用於祭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魯哀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飯黍  
而後啗桃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孔子對曰

黍祭先王爲上盛果菹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尋入  
廟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  
不登郊廟饋會爲祭之盛禮則其遷不用桃明矣鄭注  
釋乾稊引桃諸梅諸今本作桃乾稊乃後人以注語妄  
增之爾棗栗稊之外加桃則遷實有又記何以言遷  
豆偶如謂饋會之遷有八於五者之中乾鮮菹用則經  
亦當備記其物如下加遷之實棗芡栗脯菹芡栗脯文  
重不省也且古人飲酒之禮遷如豆數士冠醮子士昏  
醴賓用脯醢皆一豆一遷士冠再醮士虞獻祝特牲主  
婦致饗亏主人皆二豆二遷少牢賓尸用四豆四遷是

其飯不澤手下

記曰飯黍毋以箸是當時有以箸取黍者矣曰其飯不澤手是當時有以手取飯者矣此皆周之末失也鄭意飯以手取飯亦尋以手但不可接莎飯以致汗手故云爲汗手不絜也擇謂接莎讀者不尋鄭意或改注汗手爲汚手

見釋文

或改爲汗生

見孔疏

或改爲汚生

洪筠軒說

立說

紛籍卒無一是案記少儀運笏澤劍首鄭彼注云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玩弄卽接莎意旣訓玩弄又釋以汗澤與此注以汗手接莎並釋正同蓋澤之本訓爲汗澤而汗澤之生由於玩弄接莎攷接莎之義



爲以手摩物之名如一切經音義十三引譬類摩抄捫  
摸也又十区引三蒼接手按也釋名釋容姿摩娑猶末  
殺也俗作抹搬手上下之言也此皆以一手摩物而言者說  
文接推也一曰兩手相切摩也此則據兩手而言亦謂  
以兩手切其物而摩之凡曰接莎曰摩抄曰摩娑皆有  
物在其中未有中無其物而兩手空自按摩之義也鄭  
注司尊彝云賁鬱和柅鬯以醴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  
語尤明顯劍首之汗澤以手玩弄之而澤生於金故曰  
澤劍首飯之汗澤以手接莎之而澤漬於手故曰澤手  
澤手者飯氣之蒸漬非手汗也故注云汗手不云手汗

孔疏以汗爲手汗接莎爲兩手自摩又謂摩手以生汗說皆穿鑿鄭注經已失經意孔疏鄭又失注意難矣

饗禮

禮經十七篇饗禮已亾合諸經攷之饗有朝踐有饋會會畢而酌各視其爵爲獻數朝踐有豚解饋會有會飲禮節約與祭祀同而與飫宴禮自別也皇侃四饗之辨本不足據云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上公九獻其牲體薦體薦則房烝故王公立飫飫卽饗其禮有飯會此說本之鄭仲師杜元凱又云一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朝王饗之禮亦有會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則

折俎亦曰殽烝此說又本之韋宏嗣不思左傳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卽國語所謂親戚宴饗有殽烝也折俎宴禮皇氏據以釋饗誤一體薦折俎皆爲殽烝皇氏又分以當房烝誤二飫禮立成祇有裸酢二節皇氏又參以饗禮之九獻誤三竊謂飫禮立成無朝踐饋食諸節而古人亦通倂之爲饗故有饗以示恭儉之說然飫之名實起於春秋詩常棣飲酒之飫爲醴之俗訓宴私非立成立成之飫周官謂之王禮所謂上公王禮再裸而酢諸侯王禮壹裸而酢諸伯諸子王禮壹裸不酢是也周官賓客之禮禮裸饗獻截分二事

禮故中已詳之

禮卽立成之

飫有禩酢不獻饗有獻獻有餼國語云王公立飫有房  
烝親戚宴饗有餼烝義與周官合於此可明飫饗之別  
左傳說餼烝之禮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義與國語合  
於此可明宴饗之別自杜注左傳不別飫饗遂以飫之  
半解其體曰房烝者釋體薦之饗大失當時辨別飫饗  
之意韋注國語又不別饗宴遂以體解節折之折俎渾  
釋餼烝不知國語云體解節折而其飲會之於是乎有  
折俎加豆此專就宴士會事而言義不及饗韋注宴饗  
餼烝宜兼饗禮釋之何尋專舉宴禮立文如謂饗之體  
薦卽體解則體解非宴禮而士會卿當宴定王何以謂

之體解節折而共飲會之乎

宴禮賓主人用體解眾賓用節折故兼言之曰共飲

會先鄭注周官小子又用國語文以釋羊肆羊殺羊殺

為殺烝是已因國語有戎翟體薦之語遂釋為全烝與

左傳饗有體薦之義既違與國語饗有殺烝之文尤悖

蓋戎翟之體薦為全牲之生者本非饗禮饗公之體薦

必與委與之禮有異故後鄭易其語而以為豚解豚解

七體為腥物禮運曰腥其俎爛豚解之體於湯而孰之

為殺禮運曰孰其殺此薦之於朝踐時者至饋會又有

體解之俎焉宴以饋會始無朝踐節故其牲無豚解祇

有體解節折而已知乎此則饗宴三禮截然有分與

禮周官諸文亦彌合而無闕矣任翼聖所補饗禮不足據也而旨會者豔其書可謂無識

殺烝

殺烝之殺古本作肴肴者牲解之後骨肉交錯者也从

肉爻爻亦聲

爻交也說文作爻爻聲

鄭注曲禮云殺骨體也孔疏云

軛肉帶骨而鬻為殺是其義也古解牲有豚解體解二

泔豚解合解左右胖為七體體解分其右胖為九體或

十一體又合其左胖為十九體加兩髀為二十一體解

牲之泔有大小而謂之殺者皆據其牲體之小者為文

如小子職之羊肆羊殺禮運之腥其俎軛其殺肆卽腥

肆爛臚之肆腥肆皆牲之豚解而生者殺卽用其豚解而爛之於湯此以生輒別其辭明皆非全烝也國語禘郊之事有全烝王公立飫有房烝親戚宴饗有殺烝左傳論殺烝之禮曰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先鄭小子注以折俎之體解節折當羊殺因以體薦當羊肆而以為全烝說本國語而難通諸左傳左傳之體薦謂豚解也故後鄭易之曰肆讀為鬻羊鬻者所謂豚解是也左傳饗有體薦既為豚解則國語之宴饗有殺烝義該豚解體解而言矣蓋對全烝房烝言殺卽豚解如饗之體薦是對豚解言殺為體解對體解言殺為折俎如燕之賓

主人用體解主人以下用折俎是對折俎言殺又為各體破折之餘骨如特性禮尸主人牲用體解主人以下又節折而眾賓眾兄弟內賓宗婦及公有司私臣皆殺烝是殺烝之文義賅饗宴自國語論宴之殺烝有體解節折之語漢師遂以體解節折為殺之專名故小子禮運兩鄭皆訓為體解然小子之羊殺與肉豆固異禮運之軛其殺與合亨體牛羊亦別軛殺為爛祭在朝踐節合亨體牛羊為饋會節則軛殺為爛其豚解之腥非體解之謂矣鄭注拘守殺烝體解節折之文軛其殺為體解體其牛羊又節折之以為眾俎其意折俎節折國語



亦謂之體解說尙可通而國語之彘烝該豚解特牲禮之彘烝又在體解之外於義未合故作此說以廣之

庖人四膏

周官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鱠羽膳膏羶記內則篇文與此同行作空謂又行王氣之所宜者也鄭眾云腍乾雉鱠乾魚許慎云鱠乾魚尾鱠鱠也周禮有腍鱠鄭康成云鮮生魚也羽鴈也此其說之同者也杜子春云臊犬膏腥豕膏羶羊脂鄭眾云香牛脂臊豕膏許慎云豕膏臭也羶羊臭也或作羶臊犬膏臭也鱠鮭魚也周禮

曰膳膏臊鮭魚臭也鄭庸成云牛膏薺犬膏臊雞膏腥  
羊膏羶其說互異案子春之說依據月令常會之五牲  
而言月令春會麥與羊夏會菽與雞中央會稷與牛秋  
會麻與犬冬會黍與彘四膏春用中央之牛曰膏薺夏  
用秋會之犬曰膏臊秋用冬會之彘曰膏腥冬用春會  
之羊曰膏羶於恣既順四膏用牛犬豕羊不用雞雞無  
膏也去之亦宜羔豚蝼蛄臊犢麤羽八物皆乘四行王  
氣春夏陽盛用其所廢之物以節之秋冬陰盛用其所  
生之物以洩之於理亦足藏爲牛膏諸家無異說臊爲  
犬膏之本字腥爲勝之借字說文從杜注既正腥爲勝

云豕膏臭則臊亦必從杜訓犬膏今本亦作豕膏字有誤也羶从羊爲羊臭字本他義於訓詁亦的確膏必用臭味之美者爲之其惡者不可會內齋辨腥臊羶香之不可會者曰羊冷毛而羶犬赤股而臊豕盲眊而交睫腥牛板鳴則腐腐與香反羶腥臊爲美惡之通名與香腐異則羶羊臊犬腥豕其名自無可易矣仲師說不可詳康成用伏生洪範五行傳乃易腥爲雞膏其說曰羔豚牯鱖犢麋鮮羽八物皆四時肥美爲其太盛煎休廢之物以節其氣但腥爲雞膏別無見文五行牲公豕亦無義據五行傳春有雞禍夏有羊禍中央有牛禍秋

有犬禍冬有豕禍本非五行正氣月令春羊夏雞五行  
傳互易其物亦與禮家舊說不合未可從也說文又引  
異文臊化臊以爲魚膏臭赫臊腥羶爲中央之土物以  
調和四行之會此猶春會酸夏會苦秋會辛冬會鹹而  
調以土之滑甘也十二辰之禽具見說文及淮南子蔡  
氏月令章句其說本古丑牛未羊戌犬皆家畜也辰龍  
不可昇故以魚鱓易之如其法言之春丑寅卯用牛膏  
香夏辰巳午用魚膏鱓秋未申酉用羊膏膾冬戌亥子  
用犬膏羶五牲之腥氣羊最重故腥屬羊羊臭字本化  
羶羶後起字古文蓋借羶字爲之與香同例此又許說

之別一義也

春 夏 中央 秋 冬 四時

木 火 土 金 水 五行

羊 雞 牛 犬 彘 又倉

羶 焦 香 腥 朽 又臭

羔豚 蝼蛄 犢麝 蠶羽 又空

羶 牛 臊 犬 腥 豕 羶 羊 四膏

朽亦通腐內齎牛夜鳴則腐鄭司農云腐朽木臭也  
則內齎辨腥臊羶香之不可會卽月令又臭之惡者  
腐近朽臊之言燥其近焦與

月令又先

人之五藏配五行古有二說尙書今文家言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與醫家說合古文家言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與月令文合鄭駁五經異義謂用醫家治病有瘳若反其術不灰爲劇則古文家言不及今文斷可識矣願月令所說必有恣故而儒者多不達其義白虎通義云春祀戶祭先脾者何春木王殷土故以所勝祭之也若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土佐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也水最卑不尊會其所勝此說之支離者也鄭康成云此以四時之佐及五藏上

下次之冬伏在後而腎在下夏伏在搏而肺在上春伏少搏故先脾秋伏少卻故先肝腎脾在膈下肺心肝在膈上此說之附會者也竊謂月令之五先以祀五行也又祀配五行先者五行化氣所直之藏也五行化氣有正有錯顧術家所用甲與巳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為錯禱五行之化氣其法皆起于甲子術家所謂首甲定運是也亦皆數至辰伏以定其化氣之何屬術家所謂逢龍則化是也其說本醫家王本樂問天元紀大論云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

癸之歲火運統之五運行大論及五常政大論注又纏  
言之此法在醫書為別一家言不在內經

楊上善太素  
尚不載此諸

篇

王冰信其術取而入之藥問毒人多議之且五行絡

襍化氣不純月令春日甲乙夏日丙丁中日戊己秋日  
庚辛冬日壬癸取正五行其法一為五子之化氣曰春  
戊夏庚中壬秋甲冬丙而以六甲合之化氣有先後先  
曰春戊夏壬中丙秋庚冬壬後曰春庚夏甲中戊秋庚  
冬甲春祀戶先脾者取六甲五子之化氣甲起子乙即  
次丑數至辰均為戊脾戊土藏故祭先脾夏祀竈先肺  
者用五子之化氣夏日丙丁丙起子丁即次丑數至辰



均爲庚肺庚金藏故祭先肺中祀中霽先心者用六甲

之化氣中日戊己戊起申

旬首在申

己卽次酉數至辰均爲

丙心丙火藏故祭先心秋祀門先肝者又用丑子之化

氣秋日庚辛庚起子辛卽次丑數至辰均爲甲肝甲木

藏故祭先肝冬祭行先腎者又用六甲之化氣冬日壬

癸壬起辰

旬首在辰

辰卽化仗爲壬腎壬水藏故祭先腎其

一甲一子迭相爲用者六甲丑子數本壘池丑子無先

後六甲有重複非錯綜以取數無以通甲子之變化也

鄭注云月令言祭先言先必有後顧後卽伏於先之中

其中自有條理未可如鄭注憑空以說也孔疏云陰陽

取象多途然亦當去駁存純術家言五行喜錯雜其言或諛或不諛月令儒家書不離正五行其言純乎純

術家化氣法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又子六甲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辰

甲寅

十干配合

己

乙

丙

丁

戊

又辰化氣

戊

庚

壬

甲

丙

又行

土

金

水

木

火

又時

脾

秋

冬

春

夏

又藏

古正五行化氣法

春

夏

中央

秋

冬

五時

木

火

土

金

水

五行

乙甲

丁丙

己戊

辛庚

癸壬

十日

肝

心

脾

肺

腎

五藏

戶

竈

酬

門

行

五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五子順序

甲

子戊

甲

申戊

甲

午申

甲

辰午

甲

寅辰

甲後

六甲先後

庚

甲

戊

庚

甲

後先

六甲化氣

脾

腎

心

肺

腎

後先

六甲直藏

戊

庚

壬

甲

丙

五子化氣

脾 肺 腎 肝 心 五子直藏

脾甲子 肺子化 心甲化 肝子化 腎甲化 五祀祭先

肺腎化 脾腎化 肺 肝心化 五祀祭後

牖向

詩塞向墜戶毛傳云向北出牖也說文向字下用毛傳

文云从宀从口音是北出牖爲向之本義也據鄭禮注

寢有南牖無北牖則向之字義將何施與攷牖與窗異

向與牖亦有不同說文函下云在牆曰牖在屋曰函象

形或作窗从宀牖下云穿壁以木爲交窗也从片戶甫

聲竊謂說文在牆曰牖在屋曰函自是古義而以木爲

交窗乃囟字之義不可以施諸牖牖从片片判木也判其木以爲扇令可啟可閉所謂在牆曰牖是也窗篆文作囟內从夂象木交錯之形外从白象有物以域之也其物施於屋上月令孔疏所謂中室開牖象中雷之取明是其證或作窗从宀亦取窺穴之義也向字上从白象交覆屋濼之形下从口象四方周圍之形其物旣不若囟之施交木又不若牖之設版扇形正方與牖同其大而庫人亦可以出入又如今無扇之門蓋東房之北謂之北堂堂北出無墉而有向焉毛傳謂之北出牖以形名也其不謂之門者門从兩戶以扇名向無扇不具

謂之門也或以爲北出牖在室之北墉於文無稽室之  
爲用最大其名咸著於經無所謂北出牖者器大記襮  
東首亏北牖下牖爲墉譌旣夕禮有明證矣詩曰塞向  
墉戶塞如樹塞門之塞謂別以物揜之爲向無扇故也  
東房之北有向鹵房之北蓋亦有戶墉戶者亦墉其北  
戶也若南牖南戶雖值冬寒無墉塞禮舊說非也士虞  
記無尸之祭旣饗祭亏苴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祝闔  
牖戶降如會闔祝升啟戶主人入祝從啟牖鄉如初啟  
戶啟牖皆句絕鄉如初別爲句戶牖皆有扇故曰闔曰  
啟向無扇義不尋言闔啟如初者如經有尸之饗也

內篇

如初皆指上有尸之饗於  
此不尋有異曾說未是 有尸之饗戶牖向皆不捨閉

祭畢乃闔戶牖無尸之饗戶牖條闔條啟與有尸之饗

異或者嫌向亦同亏戶牖故特著其如初以明無異焉

戶牖之啟為徹也時祝將  
徹薦席亏房故又及向 鄭注以鄉牖為一名固失其

義近儒又讀鄉為饗直忘饗祭亏其在闔牖戶之甫尤

失之矣 說詳所著禮  
故器祭門 明堂位曰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

鄉亦向之俗向謂之達者亦北出之義也但北出牖之

向在東房北而天子廟飾之達向在太室之北天子諸

侯廟制當如伏生大傳後有東房鹵房北堂 此北堂居  
兩房間

各三筵 伏傳作雉此據  
攷工記改正 凡廣九筵三分其廣以其二為

內是謂太室

鄭注誤說詳所  
著禮故宮室門

大夫以下寢室在北楹之

後其地小惟天子諸侯廟制室居中央可大爲之書曰  
王入太室裸春秋曰世室屋壞皆廟室之在中獨大者  
太室亦有南牖南戶以通南堂其北又有達向以通北  
堂此北堂卽正寢之所謂室以其在太室後故又謂之  
翼室書顧命延入翼室恤宅宗卽此禮未斂壽孝子不  
離尸側時成王之尸在太室恤宅於此者爲太室北翼  
室南有達向以通之如在左右也曩日佗宮室通故攷  
向未晰刻已成不及改爰著是篇

外內不其井



記言外內不其井說者以爲汲水之處內外各掘一井說殊迂曲或者以二噉雷之池當之雷下之池外內本不相通何煩隄隔說亦無據案井乃井之譌體字讀爲屏屏廁也急就篇屏廁清涵注屏僻宴之名也宴亦廁名字本作匱蕪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匱屏匱卽屏廁也匱亦作偃莊子庚桑楚篇觀室者周於寢廣又適其偃焉司馬彪注偃屏廁也屏亦作屏廣雅云屏廁也王氏疏證曰周禮宮人爲其井匱井是井字之譌隸書并或作并因譌而爲井并匱卽蕪策之屏匱亦卽莊子注之屏廁王說是也周官宮人職掌并匱沐浴二事與

記言不其并逼浴正同先鄭注匱路廁則字作并匱義  
取廁廁可知後鄭注作井匱與記文同誤士器記亏人  
亦沐浴含襲節云隸人涅廁鄭注云涅塞也爲人復往  
褻之又以鬼神不用賈疏云若然古者非直不其逼浴  
亦不其廁也豈其然與要之一人不必一廁而外內不  
同廁有斷然者